



津子围的长篇小说《大辽河》是作者历时3年实地踏访、探寻,创作出的一部“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优秀文学作品。

这是一部立足辽河流域,多方位描摹流域文明、历史变迁和现实省思的探索之作。小说使用多线并进的方式叙事,并通过历史演义与现实观照相互交织,来呈现创作追求和思想主题,显示出作者较为高超的题材把握和全视角的叙事能力。

在历史叙事层面,作者选取辽河流域中不同的8个地点作为叙事基点来统摄整个辽河流域。这些地点既包括辽河源头的东、西辽河,也包括辽河干流的中游、下游和其他支流。每一个叙事基点的选择,几乎都暗含了某种文明类型或者文明变迁。同时,这8个叙事基点又分别对应了8个历史时段,作者在基于史实考辨基础上展开想象性叙事,尽最大可能进行历史还原,使我们得以窥见不同历史时期辽河流域的世俗人情和传统风貌。小说将地域、时代、故事三者巧妙结合,既相互勾连,又各具形态,

## 贴地的流域文明书写

——读长篇小说《大辽河》

使简约顺畅的叙事具有深邃性和厚重性,契合流域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延展与变迁。小说中所有主要人物都没有确切的名字,均是二哥、三哥、四叔、堂弟、老舅、堂妹、二姨、三姐、四哥等身份出场。这种以族属血亲的方式来命名故事的主要人物,不仅使所有叙事具有穿越时空、超越当下的艺术功效,而且深刻地凸显了作者努力营造中华一家亲的创作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总体而言,《大辽河》历史叙事部分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小说自始至终贯穿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历史流转和变迁过程中,曾经有数十个少数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先后建立起多个较有影响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在这些地方政权的建立与更迭过程中,北方各少数民族不断融合,南北方文化相互交流,共同促进东北地区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作者注意到了这样一种历史状况,不断在各章叙

事当中予以呈现。二是小说自始至终贯穿了生命意识。作者关注如何让文明和文化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不断释放与传承。8个故事都是关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为了维护这日常生活所可能争取到的生存权利。不管是哪一个历史时期的故事,作者都为他们赋予无差别的人间烟火气。作者认识到,正是这样的平民生活和人间烟火,为流域文明的沉淀、传承、交流提供了基本的载体。三是小说始终为叙事赋予动态势能。如果从一个基点出发去描述某个流域文明,那么很难处理好叙事上动与静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无论是8个基点的选择还是历史故事年代的确定,作者都有充分的考量,并与自然条件下流域地理变迁相结合。时代变化、文明发展与流域地理变迁相互依存,使整个叙事充满了向前奔涌的势能,给读者带来一种非常新鲜的阅读体验。

现实层面的叙事也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

实地考察经历。作者或者将现实叙事置于各个历史故事之前,或者置于其后,在每一章中形成两种话语方式,并使之成为隐性的相互交织与补充的对话关系。这是《大辽河》提供的另一种新鲜经验。从文学史上看,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文献的旁征博引和实地田野调查补充的叙事模式并不鲜见,而《大辽河》的特别之处在于,关于流域文明的文献征引和历史地理的实地考察充满了学术气息与哲学思辨意味。作者不断地从现实境况向历史回溯,在总体性上为历史叙事提供背景,同时也站在当下的立场对历史进程展开反思,在更为现代的层面完成与远古文明的相互凝望。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大辽河》是流域文明书写的一次新探索,为读者提供了新鲜的艺术经验和历史体验,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文学创作路径和姿态。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作品的有效叙事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据学习强国平台



## 接地气的作家最可爱

——侯建臣印象

真和善良。

同年,侯建臣的小说《北都街的燕子叫着齐福仁的名字》首发于第9期《鹿鸣》,后被2019年第1期《新华文摘》转载,又入围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北都街的燕子叫着齐福仁的名字》写的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齐福仁一直以来无法释怀对乡土的追念,这种追念一直伴随着他的生活或者生命。

这是侯建臣真实的心灵写照,也是每个人的心灵写照。大到离开乡土,小到换一个工位,人们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情感。这并不只是一次简单的位移,更是一次心灵的历程,一次对内心深处情感的探索和体验。这些经历是人生的必然选择,却伴随着割舍不下的情感。人世间的所有人都会经历若干次或有意或无意的抛弃乡土。于出身农村的侯建臣而言,乡土记忆已经嵌入他的血液中。土地是他的根,无论走到哪里,都始终牵动着他的心。

侯建臣说:“乡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是每个人的根。每个人与土地的距离并不远。拿我来说吧,我父亲是农民,所以我是农二代,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乡土文化的影响。所以无论身在何处,乡土的记忆始终萦绕心间。”

侯建臣的小说和散文多为乡土类型。他认为,乡土文学是传统文学中最为深刻的部分,它蕴涵着人们对生活、人情世故的感悟和表达。乡土文学能够触动人心,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根源和价值观,感受到生命中那些真挚的乡情乡感。所以,乡土文学不单单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和文化的追求,更能打动人。

“写作时不一定会感到很快乐,但不写作,一定会痛苦。”侯建臣说。文学于侯建臣而言,就像一剂调味料,并不是必不可少之物,但缺少它,生活总是缺了些味道。正如侯建臣在他的散文集《乱炖》序中写道:“我从来就没有把什么东西看得很神圣,包括文学。我对文学的印象,很简单。就是它可能给我带来点什么对我来说有用的东西。”

侯建臣总是以一种轻松淡然的态度对

待创作。他曾3次入围赵树理文学奖,第三次最终获奖。对此侯建臣说,不会将获奖视作唯一目标,坚持不断创作才是关键。保持平和的心态,努力去做,或许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结果。

一篇关于侯建臣的报道是这样评价他的,侯建臣是属于慢跑型的人,他的跑步没有百米冲刺之势,就只是默默地朝着一个目标不歇地慢跑。

“我只是整天很平庸地走着自己的路,哼着自己很平庸的调子。”侯建臣追求一种放松的、坦然的、自然的写作状态。他不是一定要写些什么,也不谋求那种华丽的目标,只追求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于他而言,这就是人生很好的状态。

更有人曾这样评价侯建臣:“建臣先生的文字朴、真、稳、准、细,淡淡苦涩却又百转千回,读后回味久远,心头记挂不断,思量不减不绝。这是建臣先生的性格使然,也是他文笔的魅力所在。同时也充分印证了那句:文如其人。”

侯建臣就这样在自己的道路上保持着不急不徐的节奏,边走边哼,一路芬芳。

“侯建臣的文字,辨识度非常高,带有一种超脱的幽默,他笔下的日常都是灵性的。这跟他的人一样。与他相处很舒服,没有压力,很放松,我经常能从他的话语中得到智慧的启示。”大同市作协副主席石因这样评价。

“朋友里最优秀的作家,作家中最本真的朋友”,这是大同文学圈里对侯建臣最多的评价。

或许是因为侯建臣的真诚踏实,又或许是因为相同的文学爱好,侯建臣身边朋友众多,作家朋友更是不计其数。他们相约一个月出一篇作品,时间一到就聚在一起,把作品打印出来一块儿看,一块儿挑毛病。正是这样的聚会,督促大家形成好的创作习惯。他说,老作家刘庆邦70多岁了,每天依旧坚持完成自己的写作任务,自己和身边的朋友更应该向这些大作家学习,相互督促,共同进步。

山西大同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郑焱丹  
指导老师:闫东艳



好书推荐

《可能的世界》

2010—2019这10年,是中国人与中国护照真正拥抱世界的10年,回过头看,这更像是历史的一段特殊恩惠,几乎不可避免地被乡愁化对待。作者带领我们重新回到一个又一个现场,让今日的目光照进当时当刻的记录,从时事、人文、历史、地理等多个维度,探讨了在一个转型的世界里,我们如何学会与过去相处、如何面对历史的内爆与偶然,如何探索与思考一个可能的世界。

作者杨潇,记者、作家、背包客。主要作品:《子弟》《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重走》一书获豆瓣2021年度中国文学(非小说)NO.1、豆瓣图书年度高分NO.9。



《食南之徒》

最贪吃的大汉使者唐蒙,来到了最会吃的南越之国。这里食材丰富,简直就是饕餮之徒的梦想之地。然而,在美食背后,涌动着南北对峙、族群隔阂、权位争斗、国策兴废……种种波谲云诡,竟比岭南食材的风味更加复杂。这个懒散的大汉使者,身陷岭南的政争漩涡。他唯一能信赖的伙伴,只有食物;唯一的破局之法,只有追求极致美食的心。谁都没想到,那一缕微妙滋味,竟关乎大汉与南越国运,乃至整个中华版图……

作者马伯庸,作家。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新人奖得主。代表作:《太白金星有点烦》《长安的荔枝》《大医》《两京十五日》《古董局中局》等。